

文化漫谈

AI 会取代演员吗

——一个需要澄清的表演观问题

□游溪

近期,虚拟人、数字演员等各种AIGC影像形态不断进入影视与舞台创作之中。从“换脸”技术到动作捕捉驱动,再到虚拟偶像与AI演员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参与到原本只是“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的表演艺术领域。在这种背景下,“AI是否会取代演员”成为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触发了戏剧影视行业的集体性焦虑。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已逼近表演艺术的外在形态,因为借助深度学习与大规模数据训练,AI可以生成高度拟真的表情、动作和语音,在影视制作、广告传播中承担叙事代理人与表现性呈现的功能。同时,相较于真人演员,AI具有稳定、可控、可复制的工业生产优势,能在高强度影视制作体系中实现标准化输出。近期出现的大量AIGC微短剧如《烬九州》《砚边青梅》中,一些高质量“拟真表演”可以满足观众的基本观看需求。很多制片方为了降低成本,纷纷转向AI微短剧制作,大批真人演员面临失业的现实处境,“被取代”的焦虑感陡生。

单从“取代与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表演”的本质。如果将表演仅仅理解为表情、动作与声音的动态组合,人工智能的确具备某种替代真人的可能性。在这一组合交叉维度的意义上,人工智能生成的表演之所以看起来像真人演员的表演,更多是因为它只是在表征层面逼近了表演的形式。它可以模拟情绪的外在表达,重组动作与语言的组合逻辑,甚至在“喂养”给AI的表演数据中进行风格化

表演生成,但这一切建立在既有数据与算法模型的基础上。换言之,AI所触及的,仅是表演的“可见层”,而非其“生成层”。所提供的,只是表演结果的再现,而非过程的发生。

回到表演艺术的历史与本质层面,“AI会取代演员”的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以中西方表演观为例,中国戏曲自古拥有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模式,一招一式尽显写意抒情,流露出“气韵生动”“传神写照”的生命质感。西方同样认为人比其他一切事物都要美,而显示人的本质就是艺术的最高目的。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创立以来,表演一直被很多演员视为通过内在体验生成角色的过程,其核心不在于外在模仿,而在于“真实的心理行动”。进入20世纪后,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的“形体行动方法”到迈克尔·契诃夫、格洛托夫斯基、巴尔巴、铃木忠志的表演理论与剧场实践,进一步将表演引向身体能量与行动结构的维度,使演员的身体成为一种具有生命体验的“能量场”。由此来看,从古至今、无论中外的优秀表演都是富有生命质感的真诚表达,是赋予角色生命的艺术形式。表演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视为单纯的技术输出,而是在生命能量、身体经验与观演关系之中展开的复杂过程。

众所周知,表演艺术之所以感人,是因为真人表演需要利用有血有肉的身体向观众展现角色的“活的过程”,这种“活的过程”不仅指涉演员在生理、心理上带来的表演真实感,还更具有“灵韵性”“在场性”与“情动性”的生命质感。AI角色虽在视觉上非常逼真,但仍难以达到观众所熟悉的观赏体验,这种

差距揭示了AI演员与真人演员在审美层面的根本区别。

真人表演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表演所具有的“灵韵”上。德国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艺术作品在具体时空中的独特存在,使其具有一种不可复制的、令人产生膜拜的“灵韵”价值。对演员而言,这种“灵韵”是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呈现出本真性或原真性的生命质感,即由经验、气质与创造力共同生成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状态。《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生命树》等电视剧中那些令人难忘的角色之所以能进入观众记忆,在于演员通过对人物气质与精神的把握,使角色获得了某种难以复制的“神韵”。

其次,是表演的“在场性”。真人表演是演员通过身体媒介,以具身化的感知系统为基础,在特定时空中通过身体行动、情绪流动与注意力指向,与观众建立真实且基于当下的互动关系,从而构成不可复制的审美事件的能力与状态。演员的身体不是单纯的肉体,而是融合感知、呼吸、能量、情绪和行动的综合体,所以表演并非对既有结果的再现,而是在具体的规定情境中不断生发的过程。演员的身体在场,就会使表演具有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同一角色在不同演出场次中的细微变化,同一情境中因对手反应而产生的即时调整,都会使表演呈现出无法预设的当下状态。当下的在场性,构成了表演无法被标准化衡量的基本特征之一。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的输出依赖于既有模型与参数,其情绪表达变化仍然属于预设范围之内,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当下”,难以与观众形成真实的情感互动。

最后,是表演的“情动性”。在表演中,情感并非外在符号的组合,而是由身体经验与心理过程共同激发的内在动力。演员在长期训练与生活积累中形成的感受力,使其能在特定情境中触发复杂而细腻的情动状态,并通过微妙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呈现出来。近年来优秀影视作品中那些具有穿透力的表演瞬间,往往并不依赖强烈的情绪宣泄,而是在克制与隐忍中完成对观众的“击中”。这种“击中”并非简单的感动或感染,而是更为复杂的审美经验,即在某一瞬间与角色、与演员或与自身经验发生重叠。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情绪的外在形式,却很难真正生成这种源于生命体验与情感冲动的情动机制。正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所说:“AI人的眼泪是画出来的,但我的眼泪是从身体里流淌出来的,有温度、有味道。”

人工智能发展,改变的主要是表演的形式结构与技术条件,而非其内在的美学机制。更进一步看,人工智能介入也为表演艺术提供了新契机。在虚拟与现实不断交织的当下,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创作方式,演员不再只是表演的执行者,而逐渐转向具有更强主体性的创作者,表演并未消失,反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维度。

与其说AI在“取代”演员,不如说它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表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样才是真正好的、打动人心的表演。真正需要被澄清的问题,不是“真人演员是否会被AI取代”,而是如何在数智时代重新理解表演,理解技术进步与艺术的演变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潜在联系。

(摘自《光明日报》)

科学新知

太空的第一座矿山,会挖什么



AI制图

□李扬

近来,“一颗小行星价值数万亿美元”等话题屡屡引发关注。如果未来人类真的在太空建起第一座矿山,会最先开采什么? 答案或许出人意料:很可能不是昂贵的金属,而是水、氧,甚至是土壤。

谈到太空矿产,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地球资源越来越紧张,于是人类飞向月球或小行星开采矿产,再把资源运回地球。这种设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月球表面部分岩石含有钍、铁,也检测到稀土,不少小行星则含铁、镍和铂族金属等。然而,从“有资源”到“能开采”,再到“值得运回地球”,仍隔着很长的距离。

判断一种资源是否值得开发,要综合考虑矿体规模、品位、赋存状态、开采方式、能源消耗、加工难度以及运输成本等。尤其在太空,开采和运输成本往往决定了一切。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太空采矿? 其实,人类真正需要的,未必是把资源带回地球,而是让资源留在太空发挥作用。

今天,人类开展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几乎所有物资都来自地球:宇航员饮用的水、呼吸所需的氧气,火箭燃料,科研设备……如果只是“打卡式”登陆月球,这种方式尚可维持;但如果要建立长期运行的月球科研站,并以月球作为继续探索火星和深空的基地,仅依靠地球不断补给,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各国航天机构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一个概念:就地资源利用。

所谓“就地资源利用”,就是尽可能利用月球、火星或小行星当地

已有的资源,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而不是什么都从地球运过去。在这种逻辑下,资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地球,一吨水没有太大经济价值;但在月球,一吨水可能比黄金更加珍贵。同样,月壤也不只是普通的尘土。月壤中含有丰富的硅、铁、铝、钍以及这些元素结合的氧。未来,人们有望利用加热、电解等方法提取月壤中的氧气和金属,并利用剩余材料铺设道路、建设着陆场,甚至作为三维打印建筑材料。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月球表面的高真空、剧烈温差、强辐射和低重力环境,都会给资源勘探、开采和加工带来巨大挑战。月球极区究竟存储了多少水冰? 如何高效提取氧气? 怎样利用月壤制造建筑材料? 这些问题仍需要长期研究。当前太空资源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急于给月球上的矿产标价,而是绘制更加精确的资源地图。近年来,中国嫦娥工程不断取得突破,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为认识月球物质组成、资源分布和形成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随着国际月球科研站等重大工程逐步推进,对月球资源的科学认识将成为深空探测的重要基础。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工业时代,人类不断发现新的资源,也重新定义“矿”的含义。今天,当探索的边界从地球延伸到月球和火星,这个古老的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地球补给”走向“就地取材”,看似只是采矿地点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人类探索宇宙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

(摘自《人民日报》)

书林撷英

情铸家国 文绽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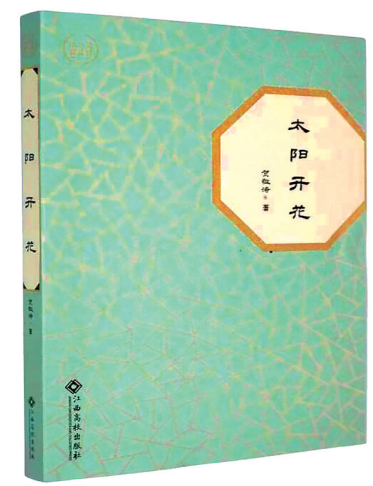
□张燕峰

河南作家贺敬涛的小小说精选集《太阳开花》由江西高校出版社付梓面世。这是一部短小精悍却意味隽永的佳作,兼具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纯粹的艺术表达,是耐品的文学范本。

贺敬涛生长于中原沃土,悠久厚重的地域文化滋养其文心,眷恋故土、心怀家国的情愫根植于其灵魂深处。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炽热深沉的爱。《太阳开花》中,苍茫辽阔的平原、雄浑绵延的伏牛群山、纯朴坚韧的乡里百姓、金浪翻涌的无限麦野……皆成为他的情感载体,深厚的家国情怀令他的作品呈现出热情明朗的气质和真挚动人的情感基调。

情节曲折、尺幅兴波本是小小小说的独特魅力,贺敬涛深谙创作要义,运用得游刃有余。集内诸多篇章叙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姻缘都是车注定》里,四叔新车被骗,情急之下借用陌生女子单车追骗子,追贼未果延误还车,女子误会落泪。翌日四叔登门归还车辆,撞见女子未婚夫所骑新车是自己的车,女子发现未婚夫是骗子,愤然解除婚约,与诚信厚道的四叔结缘。故事巧合布设自然巧妙,读来妙趣横生,一对纯朴良善的普通人形象跃然纸上。《鞭王》铺陈出另一重慷慨风骨。赵四有甩鞭绝技,驯服烈马惊心动魄。后来赵四有挥鞭击杀日军队长山本的英雄壮举,小说画面感强,环环相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潮。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体现了作者谋篇布局的智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有些篇章还有耐人寻味的留白式结局。《放鸽子》通篇未提及奶



《太阳开花》

奶收弟子,待到奶奶离世,坟前有人展露独门飞针绝技,结尾留下悬念:此人是谁? 施展技艺用意何在?《太阳开花》中,一名气质高雅的音乐学院女教授跨越千里寻访苏老师,并留下钱款。阅读时读者会有诸多疑问:女教授与苏老师有啥故事? 苏老师缘何落下腿疾? 结局大大突破读者固有猜想。前文层层铺垫、巧设伏笔,结局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整本集子多处运用此种笔法,余韵悠长。

作品语言优美灵动富有表现力,诸多句子如诗如画,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幅莽莽苍苍的画面。《大鹰》中,“三门江像一条蜿蜒遒劲的巨龙,一头撞开伏牛山山体,奔腾的江水顺流而下,翻滚着向下游流去。夜色中,江水猛烈地撞击着两岸的岩石,发出巨大声响,轰轰隆隆传来”,绘形绘声,令人如临其境。景物既渲染氛围、搭建人物活动舞台,亦奠定全文情感基调,这源自作者长年锤字炼句、雕琢文辞的深厚功底。

(摘自《河南日报》)



晨光笼罩沙河，市民在滨水绿道慢跑健身，惬意又休闲。

段相民 摄

岁月回首

河畔书香留岁月 干校风华忆流年

□海钧

在周口中心城区人民路的烟火褶皱里,藏着一座早已湮没于岁月、却永驻一代人记忆的老校——周口地区财贸干部学校,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财贸干校”。

1965年,周口专区建制初立,百业初兴,万象更新,地方财税、粮储、供销、商贸、金融诸事亟待擘画发展蓝图,由于基层专业人才匮乏,地方兴业步履维艰。为培育一方栋梁,周口地区财贸干校应运而生。从此,沙颍河南岸书香与烟火共生,学堂与时代同频,成为豫东财贸人才的摇篮、基层干部进修的沃土。

时代浮沉更迭,学校历经数次起落变迁,始终在岁月磨砺中坚守

育人初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财贸干校迎来风华正茂的岁月。青砖黛瓦的校舍静立河畔,树影婆娑,晚风轻柔。清晨校园书声琅琅,日暮校舍灯火辉煌,朴素的院落之间,藏着一代人最踏实的奋斗和理想。

当时,从周口各地奔赴而来的学员,皆是各行各业的在岗职工。他们褪去岗位风尘,暂别市井忙碌生活,怀揣纯粹的求知初心,重返课堂潜心求学。旧课本字字恳切,手抄本笔笔工整,一堂堂财会经贸课,一项项民生商事策论,让物质匮乏岁月里的每一寸光阴,都变得厚重且珍贵。

在那个年代,能进入干校求学,是时代赋予的珍贵机遇,也是一生难得的荣光。在这里,无人虚

度光阴。每一次伏案深耕,都是为学成归来后扎根乡土、履职尽责而准备;每一次勤学笃行,都是为深耕周口财贸事业、守护一方百姓筑根基。数年春华秋实,一批又一批学子从这里奔赴周口城乡,扎根财税、粮储、供销、商贸、金融一线。他们以所学践初心,以实干报桑梓,默默支撑着那个年代周口经济的平稳运行,书写了豫东大地蓬勃兴业的温暖篇章。

时光无声,岁月有痕。曾经人声鼎沸的校园,终在时代改革的浪潮中悄然落幕。2000年,周口地区财贸干校圆满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撤并整合。旧日的校舍迭代新生,文脉赓续不绝,这片浸润过书香与初心的土地,如今是周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依旧悉心培育一代代

学子,延续生生不息的育人薪火。

旧校名悄然隐退,老校舍焕发新颜。曾经的书声、笑语、灯火、晨昏,都沉淀为岁月深处最温柔的回响。山河更替,风物长新。沙颍河水滔滔依旧、东流不息,带走了细碎流年,却带不走一代人滚烫的青春信仰,更带不走一座老校深耕时代的育才功勋。

如今的人民路车水马龙,市井繁华依旧,世人早已淡忘曾经的财贸干校,但在无数老学员的心里,它永远是青春最清澈的渡口,是人生最厚重的成长驿站。它以平凡办学之姿,深耕岁月、播撒星火、培育栋梁;它以恒久育人初心,镌刻时代印记,在周口文化教育与发展史上,留下了朴素而滚烫的一页。